

触摸流年(下)

周明金

(紧接上期本版)

老枣树

老家的庄宅上有棵不知种植于何年的枣树,干粗盈抱,枝丫纵横,冠盖数十平方米,春夏季节浓荫蔽日。小时候,枣树下是我第二课堂,许多书本上没有的奇闻轶事,历史典故,风土人情都是从这里学到的——因为那里是全庄子上几十口人聚餐的地方,天然的会场。

50年前大集体年代,庄户人同时劳作,同时休息,连吃饭也几乎同时。当村庄房顶上烟囱里最后一缕炊烟消失的时候,放了工的男女老少便拖着疲惫陆续走向各自家里,洗把脸、盛碗饭,匆忙地汇聚到这古老的枣树下,边吃边聊,讲述着官方的消息或道听途说故事。日复一日,只要天不下雨雪,一日三餐,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齐聚树下:有的以鞋当板凳;有的自带草墩、板凳;有的顺势坐在暴露的树根上;有的干脆蹲着,自顾自地吃着简单的不能再简单饭菜,有一搭没一搭地叙说着与己有关或无关的话题,融洽的氛围俨然一个和睦温馨的大家庭。

春光里,经过一冬的孕育,人们攒足了精神,有说不完的话题:大到国内外形势(敏感的政治话题断然不说),小到邻家逸闻趣事。但最多的还是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的庄稼经。这正是庄稼“老把式”们传帮带的最佳时节,他们不厌其烦地讲述着积累一生或祖辈遗传的“宝贵经验”,年轻的后生虽然嘴上不服,心里还是默认的。

夏荫下,男人光着膀子,女人们穿着汗渍斑驳的粗布衣衫,懒洋洋地踱到这里,无精打采地说着话,片刻功夫便有人鼾声响起:超负荷的劳动,人们实在累啊!

秋风中,打罢枣的树上,枣叶枯黄,随风飘落,渐稀的枣叶,漏下斑驳的日影。青壮年男劳力随着秋收的结束,被派往他乡去尽义务——兴修水利或做大型的公益工程,妇女、老人也不再枣树下。这段光景便属于我们这帮十岁八岁狗都嫌、衣食不忧的孩子们。在

树下唱歌、做游戏,爬到树上去搜寻被遗漏的劣枣。不几天,树上仅有的几片黄叶也被折腾得落光了。肃杀的秋风过后,严冬便如期而至,枣树下不再有人问津,光秃秃的老枣树在寒风中簌簌颤抖,屹立在寒风中,可怜兮兮,没了往日蓬勃的生机。

改革开放后,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,家家有了自己的餐桌,饭菜也日益丰盛。外出务工的大潮掳走了一批又一批青壮年男女,家家仅盛年老、幼小或体弱病残,再无人到枣树下聚餐,老枣树下没有了以往的喧闹,渐渐地被人们冷落、遗忘了。

30年前的一天,因事回了趟老家,当我一踏进庄宅时,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历尽沧桑的老枣树。我疾走到树下,摸着皴裂成片片、块块,行将脱落、刺手的枯皮,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切感油然而生:这就是我日思暮想的老枣树!物是人非的庄宅上只有饱经风霜的您还依然健在!你记录着我童年里许多美好的故事,给我留下幸福而快乐的记忆,给过我温馨和暖的大家庭生活,见证了老宅的衰荣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……仰望着稀疏的、闪着荧光的枣叶,嗅着醉人的花香,听着蜜蜂嗡嗡地轻唱,踩着突兀裸露的树根,我心潮澎湃,久久难平。

老宅

前几天回去上坟,顺便回了趟生我养我二十余年的老宅。由于定居他乡,已经很长时间没回老宅了,老宅的改变令我陌生而惊疑——破败、荒凉、了无生趣。再仔细搜寻,也难以找到我记忆中老宅的影像。

记忆中老宅果树林立,古木参天,四周被宽阔的宅沟紧紧包围着,东西两条沟坝使老宅与外界相通。老宅上房屋错落有致,清一色的土坯草房整洁美观,勤劳的父老乡亲把自家的房顶修缮得如同梳理过的秀发,墙壁粉刷得平整光滑。老宅上人丁兴旺,六畜平安:老老少少60余口,安居乐业;鸡鸭鹅成群,猪牛羊满圈,鸡司晨,犬守夜,各尽其责,到处充满着生机。左邻右舍和睦相处,亲如一家。春夏

秋季节每到饭时,大家端着饭碗,齐聚在庄宅正中一棵茂盛的大枣树下,席地而坐,边吃边聊,大到政策、农事,小到家长里短、趣闻轶事。温馨融洽的氛围使庄宅暖意融融。

春来百花盛开,庄宅上是花的海洋,李白桃红,醉人的花香中蝶舞蜂唱,俨然世外桃源;夏日树木遮天蔽日,外界骄阳似火,庄宅上清凉惬意,好似人间仙境;秋天硕果累累,树上树下鸟雀欢飞,犹如走进鸟语林。冬日雪后的庄宅别有一番情趣,落光了叶子的树上挂满了毛茸茸、亮晶晶的银条儿,常青树上则堆满了蓬松松、沉甸甸的雪球儿。风一吹,玉屑似的雪末儿随风飘扬,落到在雪地里玩耍的孩子们脸上、脖子上,引来阵阵欢笑,庄宅成了乐园。

现在的老宅,兴旺的景象已不复存在。随着老人们相继故去;年轻人纷纷外出;新农村建设的日益完善,老宅似乎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,一步步走向衰朽,直至灭亡。走近老宅,一股凄凉迎面而来:宽阔的宅沟几乎被填平,窄窄的水面上杂草丛生,斑驳的空隙飘着油一样的红色漂浮物;沟坝窄到只能容一人通过;老宅上已不见茂盛的果林树木,灌木丛比比皆是;由于相继迁出,土草房成了残垣断壁,上面长满了蒿草,经过雨雪洗礼的杂草,残枝败叶,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只有老宅一角那篷竹子还能彰显

它旺盛的生命力:那篷竹子是我刚记事时父亲栽种的。父亲种它的目的是想用它编筐打篓,织竹箔。不曾想,竹子似有报答之意,茁壮成长,为我家及周边的乡邻提供无数的帐竿、鱼竿、塑料大棚架骨……父亲逝世后,无人打理的竹子,一年比一年衰弱,已经生长无形、不成器的竹子被遗忘在老宅的一角,再无人问津。羸弱的躯干随风摇摆,发出“飒飒”的声音,像是父亲在病床上的呻吟,又像父亲在低声呼唤。我心意沉沉,泪水不觉夺眶而出。睹物思人,不由得想起我那劳累一生、苦命的父亲!

走进老宅,不见了当年的青石条路;不见了当年前屋后屋、天井小院;不见了当年逗我玩的邻居大嫂;不见了当年常在下面聚餐的老枣树;不见了当年洗菜、洗衣服的石码头;不见了院中那畦“韭菜兰”;不见了四季常青的小菜园;不见了门前桃、梨、杏、李、拐枣树;不见了沟坝两头的参天杨;不见了清水满沟鱼满塘……听不见父母声声唤;听不到孩子们嬉戏闹嚷嚷;听不到邻家大哥高声唱;听不到树上百鸟喧;听不到鸡鸣狗吠牛羊叫……

看到眼前的景象,我心潮澎湃、思绪万千:老宅也曾经辉煌过。当年代表周姓豪门望族的“三周围子”声名远播。(西周围子、腰(中)周围子、东周围子。我家居住的老宅叫“东周围子”)随着历史的变迁,世代繁衍、兴衰更替,“三周围子”已名存实亡了:迁移的、在外工作定居的、后继无人的,早已物是人非。但它留在我记忆深处的美好形象依然那样清晰,令我魂牵梦绕,常常回忆! (完)

这几天总在下雨

谢旭晴

这几天有事没事总在下雨
就像知了,有事没事就趴在树上
扯嗓子,把天气都叫得冒火
把风都给叫热了
幸亏这几天时不时地来一阵子
来路不明的雨,时大时小
有时下在早上,有时下在午后
有时下在夜里,啥时候热了啥时候来
这时节
风是我想要的,雨亦是我想要的
忽然之间我怎么就成了
『要风得风,要雨得雨』的人了呀
突然之间,有点细思极恐